

詩

古

微

詩古微上編之二

邵陽魏源譔

毛詩義例篇上

三家亡而毛傳然毛之本義固不盡傳于天下夫毛之釋詩者非傳乎其統傳者非序乎輔傳者非箋乎攷詩序之說不見于史記漢書卽毛傳亦絕無序字惟笙詩六篇傳云有其義而亡其詞鄭箋謂遭秦亡其義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故訓傳乃分眾篇之義各置于其篇端則毛公名義而不名序明矣又絲衣序云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句後人

著之孔疏亦謂子夏作序惟首一句然又謂高子卽孟子時之高叟則不得鄭志之讀而曲爲之說惟後漢書稱衛宏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而成伯璵因以今序首語次語爲別則今序首句與笙詩一例者毛公師授之義其下

推衍附益者衛宏所續之序明矣

惟闕雖魚麗六月三序發毛詩之通例者乃其

本文非後人增益

其失毛義十之四五後人概信而概訾之遂以

部經而累傳予謂欲明毛詩本旨必正義與序之名而後

可

近世惟休甯戴氏震詩經補注其引序皆稱毛詩篇義

鄭君古文尙書之學出于

衛宏故其箋詩雖間用韓詩故訓以弼毛傳而其大義異衛者無之凡異于毛又非三家者皆徇衛序爲說王肅孫

毓徒爭毛鄭之詁訓而大義則仍受其誣予謂欲別傳箋之得失亦必先辨其非毛非韓之續序然後可請列十餘事以明之千古皆謂毛詩以關雎爲后妃求賢之詩豈非開章大義然序首但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傳曰關關和聲雎鳩摯而有別言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而後可以風化天下又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窈窕幽閒之淑女宜爲君子之好匹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荐菜以事宗廟鐘鼓樂之言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始終皆主后妃之德明爲求賢妃之詩無一言及于后妃之求

嬪御自衛宏因毛傳中不淫其色以傳會于論語哀樂之
云而于大序中增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
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然其意尙以淑
女卽后妃至鄭箋遂訓左右爲佐助謂后妃欲得賢女能
和眾妾之怨者助已共祭祀之職孔疏因改序中關雎樂
得淑女爲后妃樂得淑女毛傳旣不得夫子之意如以樂而不淫
屬后楚則哀而不傷續序又不得毛傳之意毛以樂屬后妃續序則以
當屬君子于義乖隔樂屬君子于義乖隔續序又不得毛傳之意毛以樂屬后
樂屬關雎詩人明出二手且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與樂相
悟至哀窈窕而無傷善于文不詞故鄭破哀爲衷又背論
語鄭孔又不得續序之意序謂詩人求賢妃非謂后妃求賢妾烏焉三寫屢
變離宗而祖毛者皆以墨守諍毛者皆以藉口豈知與毛

絕無交涉。其失一也。葛覃后妃之本。毛傳引王后織元紵。夫人爲紘。緼命婦成祭服。復引婦人有副。禕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復引父母在則有時歸。置以證其爲后妃之婦道。而非女道。緇衣引服之無斃。鄭注謂采葛爲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不厭。則韓詩亦與毛同。自續序誤泥毛傳中婦人謂嫁曰歸一語。毛訓言告言歸之歸爲嫁而訓末句爲歸。置則是以上句爲追溯之詞。末句爲見在之事。如以嫁歸爲本訓。豈有復發歸置之傳。自不相顧者耶。不求其異訓之由。遂并全詩爲后妃在父母家之事。且改歸置之訓爲嫁而安其父母之心。而蔡邕沿之。遂有葛覃懼其失時。標梅求其庶士之語。詳周頌篇次上則匪但于傳不合。

于經不詞。且與昏義女子恥去之義殊。而后妃之志荒矣。且上篇鐘鼓琴瑟。明爲既歸之後。豈次篇反爲未嫁之詞。標梅求我庶士。尙屬父母之詞。豈后妃不若南國之女。失二也。陳啟源謂標梅若爲女子自言。則有顏厚之失。而卷于是篇。又力主嫁安父母之說。可謂不顧其安矣。卷耳后妃之志。毛傳首章。但言憂者之興。而以召南草蟲爲卷耳之應。則是與草蟲同義。實彼周行。用左氏官人之訓。謂思君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則亦以懷人爲思君子。而我屬后妃。則全詩一例。蓋首言欲得賢臣。可代君子之勞。而下章金罍爲人君之制。則是憫君子目前行役之苦。我僕我馬。卽君子之僕馬也。維以不永懷。卽嗟我懷人之懷。

也。文王之僕馬，后妃得而我之。使臣之僕馬，后妃安得而
我之哉？觥鬯燕勞之禮，自在皇華四牡之篇。且亦文王接
臣下之事。后妃又安得而我之哉？若以首章我后妃，次章
僕馬我使臣，觥鬯我文王一簡之內，諸我循環，有此言志
之章哉？既以首章懷人爲思君子，又以永懷爲懷使臣，豈
后妃專一之志哉？且二南鄉樂篇各相配，鵲巢爲關雎之
應，采蘋爲葛覃之應，草蟲爲卷耳之應，若如續序則鵲巢
之三，與關雎之三，無一相應，而卷耳之義，反與四牡皇華
雷同相重。詳二南義例篇，又齊韓詩說與毛小異，亦詳彼篇。失三也。麟趾序云，關
雎之應也，傳以爲興，則是以麟之信厚，興文王之公子，而

續序云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箋謂喻今公子亦信厚與禮相應有似于麟毛傳安有斯意疏亦疑之云使天下無犯非禮乃致公子信厚是公子難化于天下失四也凱風序云美孝子也毛傳亦無幾微不安其室之意續序傳會衛詩而爲淫風流行不安其室之說與毛傳不合與孟子趙岐注不合與漢詔漢碑漢詩俱引以頌母儀者不合詳邯鄲衛荅問失五也考槃序刺莊公也傳釋永矢弗告爲無所告語則不過賢材幽隱之思故孔叢子曰于考槃見遁世之士無悶于世也宋書宗炳文傳曰兔置潛處考槃未臻側席邱園良增虛

佇續序益以不能繼先公之業而箋遂謂誓不忘君之惡誓不過君之朝誓不告君以善失六也將仲子詩序刺莊公也正穀梁所謂處心積慮以成于殺左氏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不義不暱厚將崩伏虔杜預皆言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于殺難言出奔故傳謂之鄭志而續序反謂莊公小不忍以致大亂然則尙嫌其除段之不蚤乎失七也

陳啟源曲申續序謂莊公未嘗忌段未嘗有意養成其惡陷之于死而斥公穀爲鍛鍊文豈左氏與公穀異義乎

匡衡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故兩叔于田序皆刺莊公正以喜兵好殺而其弟化之其國人化之洵美且仁與盧令之其人美且仁同一弊俗所

謂一國之風係一人之本者。續序不達。徒以段得眾爲說。然則刺莊公之不能備弟乎。魯之季友。宋之子魚。衛之叔武。吳之季札。皆以賢弟得眾。春秋何嘗責其君乎。失八也。序言刺時者十有一篇。自園有桃。鴉羽外如靜女。氓。伯兮。有狐。著東門之楊。澤陂。皆男女之詩。而魏風十畝之間。陳風東門之池。亦皆序云刺時。十畝傳云閑閑焉。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東門之池傳云晤。遇也。相遇而歌。其爲刺男女時俗之詩。一望可見。續序不察于十畝傳。則造爲其國削小民無所居之說。于東門篇則造爲思賢女以配其君。鄭因改訓晤爲對。以遷就之。皆于傳不

合于經無取失九也十也碩鼠序云刺重斂也續序直以爲其君貪而畏人如大鼠夫安知非斥貪吏而必以訕上傷詩教失十一也椒聊序云刺晉昭公也續序欲刺昭遂美桓叔云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箋又釋碩大無朋爲美桓叔之德廣博平均不偏黨詩亡而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如此言則詩作而春秋亡而亂臣賊子喜乎失十二也衡門序誘僖公也傳云衡木爲門淺陋可以游息泉水洋洋廣大可以樂道忘飢也則是賢者無所求于人而人主自當求之以是爲誘僖公續序傳會諡法而爲愿無立志之說鄭箋因謂衡木爲門喻國小亦不可無政化泌

水喻人君。愿慤則當用人。毛傳有是意乎。詩人有是意乎。失十三也。宛邱序刺幽公也。而傳以子指大夫。則是卽臣下之游蕩。卜國政之怠荒。所謂一國之風繫一人之本者。續序不達是義。直謂幽公游蕩荒淫。鄭箋遂改毛訓以子斥幽公。傳得詩意乎。序箋得詩意乎。失十四也。狼跋序美周公也。而傳以公孫美成王。則是君德之成就。正見元聖之格心。所謂王功曰勳者。續序乃謂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能不失其聖。則是刺成王以美周公。傳不當以公孫美成王矣。鄭安得不改毛訓以徇序說乎。而謂序盡出于毛乎。失十五也。詩之世次。不見于毛序。而

惟見于續序者。如蝮螻相鼠干旄之爲衛文公氓爲衛宣公。遵大路爲鄭莊公。揚羽爲晉昭公。世皆毛無明文。王風以免爰爲桓王。則前後皆平王詩。崔靈恩至改下篇葛藟之序爲桓王以就之矣。以邱中有麻爲莊王。則王風終于平王。故春秋作于平王之末。不應有平王後詩矣。失十六也。齊風首雞鳴爲哀公。鄒譜又傳會史記懿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之語。謂懿王烹哀公。變風始作。豈知王室刺詩自在變雅。故匈奴傳云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則是宣王雅中有追刺懿王之語。詳小雅宣王詩發微若國風縱刺哀

言一
公不關王室何得云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先王陳詩觀風以美刺爲黜陟豈必衰世始有變風耶著及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詩則續序亦不言所刺之人孫毓以爲自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所刺何君孔疏則以三詩皆在還詩後當是刺哀公特舉上以明下耳試問魏風七篇檜風七篇無一諛號又舉何上篇以明之耶蓋續序不過因史記有衛鄭齊晉秦陳曹世家故各傳以惡諛至魏檜之無世家者則但仍毛以爲刺其君其大夫以此之蹈虛則知前之失實失十七也曹風四詩釋文蜉蝣序下諸本無昭公字崔集注本始有之鄭譜又以蜉蝣以下四詩皆共公時作

汔無定說。然下泉思治也。正傷小國而望方伯之救。續序乃罪曹共公刻削其民。非詩義而并非時勢。失十八也。凡此皆風詩之失也。蓋風詩寄興無端。惟藉序之一言爲指歸。稍失毫釐。頓歧燕郢。至雅頌詞質而肆。不藉序以明。而亦非片言所能易。故雅頌世次之失。毛自失之。失于例也。國風之失。以文害詞。以詞害志。則說毛者失之。失其義也。義之失。難知。而例之失。易見。故雅頌之續序。其失者不過如旱麓行葦。惟知塗附于膚詞。楚茨大田。惟知強贅以陳古。甚至雨無正篇。以韓詩雨無其極。首語得名。召夏篇以夏天疾威。首語得名。續序強說之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

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曰。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

也。若斯之倫。靡關經義。特失之愚而已。若夫鄭箋拘閔之。

愆。自前條舉而外。如亦旣覯止。引男女之構精。言從之邁。

殉古人於泉壤。箋云。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于地下。苑柳相戒。言王者不。

可朝事。四月怨役。斥先祖爲非人。除牆茨之淫昏。反違禮。

而害國。頌椒聊之桓叔。能均平不偏黨。瞻烏爰止。則教民。

以貳上。云。今民當求明君而歸之。季札聞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如鄭箋說則貳甚矣。昊

天爲政。望更姓而改物。節南山六章箋云。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

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王肅斥爲包藏禍心。非詩人臣子之言。成王省耕。后妃與世子偕。

行。聞妻厲如童角。乃皇后之斥。取子毀室。誅周公之黨。與。

履五綏雙數姜襄之姆傳後儒類能正之其得者則左右
采獲于毛韓其失者非枝駢于衛序卽波沿于緯候孔疏
惟知誣毛以申鄭何暇匡箋以翼毛知序箋半毛之繆旒
則知三家固毛之益友矣雖然那序祀成湯而傳以烈祖
爲湯有功烈之祖湯孫謂湯爲人子孫則序之首語已與
傳有不可強合者焉

毛詩義例篇中

或曰毛詩家必守美刺爲詩人本意者蓋恐妨無邪之旨也則請先徵之三家詩再徵之毛詩考韓詩廣漢說人也

溱洧說人也

御覽文選注

于陳風以心焉惕惕爲說人于齊風

云彼姝者子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

文選注引

薛君章句與毛傳曰喻人君月喻人臣異爾雅釋訓云惕惕愛也郭云營詩以心焉惕惕爲悅人故言愛

魯詩

曰虎通義曰孔子謂鄭聲淫何鄭國土地人民山居谷浴

男女錯襍爲鄭聲以相說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此

班固本魯詩說改其作地里志亦用之而許慎五經異義

樂記

疏引亦曰今論說鄭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

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

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

聲淫也

今論說者論語今文家言也左傳說者古文家言也謹案以下乃許君審定二說而從今文說也鄭

君無跋亦從許義孔疏曰今鄭詩說婦人者九篇無十字矣

周禮大司樂凡建國禁其

淫聲過聲凶聲慢聲鄭注曰淫聲若鄭衛也過聲失哀樂

之節凶聲若桑閒濮上亡國之聲賈疏云鄭則緇衣之詩

說婦人者九篇衛則三衛之詩云期我乎桑中之類是也

案鄭則緇衣之詩者猶毛詩題鄭緇衣詁訓傳衛淇奧詁訓傳邶柏舟詁訓傳皆舉首篇爲題也衛則三衛之詩者

邶鄘皆衛也某氏誤以衛則三爲句而辯之日衛風說婦人者不止三篇若不數邶鄘則賈所舉桑中正邶風也云

云其失甚矣唯毛序鄭風涉婦人者惟七而此云九則據韓詩爲說耳

是三家詩未嘗以詩

皆無邪而必爲刺邪也。毛詩野有蔓草序爲男女思不相會。東門之墠箋爲女欲奔男之詞。澤陂箋蒲喻所說男之性。荷喻所說女之色。言我思此美人當如何而得見之。是毛詩序箋之例。亦未嘗以詩皆無邪而盡出于刺邪也。若如諸家說。果以邪者當刺。無邪者當美。其美其刺皆好惡與聖人同。則唐風無衣序云美晉武公也。宜與美衛武。衛文齊桓鄭武秦襄一例矣。豈聖人美亂臣賊子乎。若謂武公本無可美。特其臣美之。則大夫黨奸助逆。爲有邪之思乎。無邪之思乎。繩以毛例。宜美宜刺。宜刪宜存乎。如謂存以示戒。則又作詩有邪。編詩無邪之切證。是毛詩又并

未嘗以詩皆無邪而必出于刺邪也。呂氏大事記暴列武公五大罪，深咎釐王之納賂不討，及著讀詩記，則又曲徇序說。美武公請命爲一節，可取矛盾自陷，甚難實非。嚴氏粲于此不能分明，下一解語，以申全經美刺之例，而徒曉曉辨晉人不美武公，特其臣美之，皆所謂昭陵則臣固蚤已見之者也。叔于田序，謂叔段在京，繕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嚴粲謂京城私黨諛叔爲美仁，猶河朔謂安史爲聖，如其言，則與無衣之詩皆邪黨也。其詩邪詩也。曷云無邪？後有欲強誣毛詩美刺無邪之例者，幸先以無衣蔓草諸序、東門澤陂諸箋，開我禱昧焉。

或曰後儒必守美刺無邪之例。放鄭聲非放鄭詩者。以鄭風褻裳風雨蓐兮有女同車。見于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所賦。而垂隴之會。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謂牀第之言不踰闕。是賦詩不專斷章。可見所賦必非男女之詩也。曰以鄭風爲刺。忽刺淫與否。皆吾所不敢知。至以鶉賁一刺證賦詩不專斷章。則自亂其例之甚者也。夫美刺之例。本謂出于淫者自賦。則邪出于刺淫。則無邪。故三百篇皆中聲所止。可合于韶武之聲。如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與此刺淫何異。而趙孟謝之。子喬賦野有蔓草。序謂男女思不期相遇之詩。視此刺淫更邪。而宣子善之。國語叔孫

言一
穆子賦匏有苦葉。序謂刺宣公夫人烝夷姜之詩。更與鶉
賁何異。而叔向從之。豈淫詩或可斷章。或又不可斷章耶。
韶武中聲無邪之思。能合乎三百。獨不可合此一詩耶。觀
趙孟退謂叔向。明云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
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杜預謂伯有賦詩。義取人
之無良。我以為君。孔疏謂伯有賦此。有嫌君之意。而禮記
亦引此爲君命逆。則臣有逆命之證。是趙孟之先託詞于
牀第者。特謬爲不喻其意。以暫解其君臣一時之忿。其實
伯有曷嘗戲言。而趙孟退告叔向。又曷嘗及其戲言乎。且
賦詩不可斷章。則六卿餞韓宣子所賦。蘄兮有女同車。皆

序謂刺忽之詩。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亦序刺莊公之
作奚翹獻武具。敖之諱。竟無翹過失言之誅。又何謂也。謂
鄭聲非鄭詩。謂鄭聲淫。是淫過之淫。非如許君鄭君所說
淫泆之淫。則周禮樂師。凡建國既禁其淫聲。又禁其過聲。
慢聲。何耶。樂記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
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
是以祭祀弗用也。此亦謂非淫佚之淫。否耶。史記樂書曰。
雅頌之音理而民正。鄭衛之曲動而心淫。何又與韶武中
聲相反耶。且詩三百篇。既皆中聲所止。可合于韶武之音。
則是可用于祭祀燕享。謂賦詩不可斷章。則又可施于祭

祀不可施之于燕享。豈同是鶉賁一詩。不邪于奏而邪于賦。可以欺鬼神。不可以欺賓客耶。矧春秋列國賦詩。襍取不倫。而歌詩奏詩。則未有及變風一篇者。正符祭祀弗用之例。是播之樂章。尤重于賦詩十倍。今謂可奏不可賦。則是禁其細而許其大。嚴于明而濫于幽。且奏之皆韶武中聲。則季札何以聞聲而譏政。子夏何以謂祭祀有弗用耶。吾故曰賦詩或篇取其章。章取其句句。取其字也。奏詩則變風止列于無算樂。不列于宗廟正歌。而鄭衛淫詩。則祭祀無算樂亦弗用。况可合于韶武之音耶。使有王者巡守。陳詩以觀民風。行慶讓于列國之哀怨流蕩者。其將匿之。

不陳乎。抑陳而讓之。貶之乎。後世誦詩論世。至桑中
溱洧。其于鄭衛之君。將賢之乎。抑歎惜痛恨之乎。夫惟國
史序詩。上奉先王之典訓。以下治其子孫。臣庶。于是以陳
詩之賞罰爲美刺。以編詩之鑒戒爲美刺。使誦其詩者。如
先王之賞罰黜陟臨其上。而思無邪之義。與天地終始焉。
詩亡然後春秋作。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子祝邱于防
于穀。與桑中溱洧何異。聖人備書之于策。邪乎不邪乎。後
世不知詩爲先王陳風觀民巡守黜陟之典。而等諸儒生
謳詠之集。遂恐變風出于自作。則妨于無邪。何異唐太子
宏請商臣弑君不當書于春秋之策乎。後有欲強誣毛詩

美刺無邪之例者。幸以變風可陳而不可錄。淫詩可奏而不可賦。賦詩或斷章或不可斷章之故。通其義例焉。

自國史諷詩述志。于是列國大夫有賦詩之事。自夫子錄詩正樂。於是齊魯學者有說詩之學。然說詩者旨因詩起。卽旁通觸類。亦止依文引申。蓋詩爲主而義從之。所謂以意逆志也。賦詩與引詩者。詩因情及。雖取義微妙。亦止借詞證明。蓋以情爲主而詩從之。所謂興之所之也。以意逆志者。志得而意愈。故其後爲傳注所自興。興之所至者。興近則不必拘所作之人所采之世。故其後爲詞賦之祖。夫緝蠻黃鳥止於邱隅。而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桑扈網繆，則歎其知道；烝民物則，又歎其知道。如切如磋，賜羞平質，富素以爲絢，商會于禮後，唐棣懷人而借以言學，尙綱言服而取其惡文。子思之鳶飛魚躍也，孟氏之小弁凱風也，觀其會通，博其旨趣，何莫非左宜而右有也。此皆說詩者之法也。引詩則不然，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在宣王之世，而記禮者引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之詩，而左氏引爲孟明之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邶風柏舟，而以爲孔子之遇。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魯頌僖公，而以

爲周公之事。是不可不計。采詩之世也。表記論君臣之順命。逆命。則引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論口惠而實不至。則引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季文子餞韓宣子。論大國信義威懷。則引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皆引淫詩以證正議。是不必問作詩之事也。左傳所載如叔孫穆子譏孫文子公登亦登。則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襄七年羊舌職美士會爲政。羣盜奔秦。則曰禹稱善人。不善人遠。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宣六年晉叔向論子野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其身。小

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殃咎及之。詩云哀哉不能言。匪舌是

出。惟躬是瘁。可以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此之謂乎。昭

年卻至釋免置之詩。則曰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

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

其詩曰公侯好仇。成十年是引詩者與詩人之意。可以違反。

乖刺也。至若諸國大夫賦詩之義。則子展賦草蟲而趙孟

曰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襄二十七年穆叔賦采芣而

曰小國如繫。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昭元年子皮賦

野有死麕之卒章。而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厖也可使無

吠。昭元年是賦詩者之心。不必用作詩者之本意也。是故定

九年左氏曰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襄二十八年盧蒲癸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古人稱詩之法。不既昭然矣乎。後之說毛詩者。吾惑焉。執引詩之說以說詩。如素絢之詩。則謂其質勝而刪之。尙絢之詩。則惡其著文而刪之。唐棣之詩。又恐其廢思而刪之。以文害詞。以詞害志。奚啻高叟之固矣。且說卷耳則執左氏周行官人之一言。以爲后妃求賢審官之作。說關雎則附會夫子樂不淫哀不傷之語。以爲憂進賢而不淫其色。哀窈窕而無傷善之心。說柏舟則據孟子之稱孔子。以爲仁人不遇之證。以是說詩。又奚啻高叟之固矣。夫說經述古。不過如爾雅釋淇奧切磋而

用大學毛傳釋四牡懷和周諏而用國語之類若並引詩者之說而取之是據燕說而證郢書也有時執賦詩之事證詩有時又不用賦詩之事證詩如野有死麕野有蔓草匏有苦葉之賦刺淫與鶉賁不合采菽黍苗瓠葉之賦樂章與刺幽不合則述毛者絕不道及是揜耳之餘觸藩之羝也後有欲執一切斷章之義爲本義者幸以所臚各條申其離合焉

毛詩義例篇下

問太師以六詩教國子。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大

序用之。而毛傳止標興體。不及比賦。

毛傳言興者凡百十有六。而比賦無一字。

劉勰因以圭璧金錫澣衣席卷爲比。此循毛者也。蘇氏轍則謂興者當時所見有動乎中。非後人所得知。而關雎之類有取義者。皆比而非興。集傳本之以無取義者爲興。有取義者爲比。此別毛者也。二說孰是。曰。毛之言興是也。其全不言比。而如劉勰所論。則非也。後儒兼言比是也。而以興全無取義。則非也。以三家詩證之。淮南子曰。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不乘居也。鹿鳴興于獸。而君

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也。說苑曰：鳴鳩之所以美其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韓詩章句曰：詩人傷其君子求己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我猶采而不已。又韓詩以漢神游女興之子，以羔羊素絲五紵興絜白之性，柔屈之行，進退有度數，以蝮蝮興邪色，乘陽以東方之日興所說者之美盛。以夫移之鄂柎興兄弟恩榮相覆。箋用韓義與毛興異以振鷺辟雍興學士之絜白。此三家詩皆以取義爲興之明徵也。至若毛傳有興無比之例，則大不然。夫興之爲言起也，作也，發也，動也，比之爲言例也，方也，况也。周禮太師注鄭司農曰：比者比方于物，興者託

事于物。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
美，嫌于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則是以物象發起其正義。
謂之興。如誦淑女君子而知關雎之爲有別。誦嘉賓燕樂
而知鹿鳴之爲相呼。若全篇純譬而已，志不彰。如鴟鴞純
託鳥言。鶴鳴禘設諸喻。蒹葭不言本指。所興起者何意。所
發動者何詞。乃概濫爲興而不謂之比乎。此外如衡門如
蒹葭亦通篇皆
比而毛皆謂
之興者非也推之。黃鳥碩鼠亦鴟鴞之流。文王曰咨，則陳
古之比。韓詩以雞鳴蠅聲相似喻讒人之亂耳。以靜女爲
陳情。欲以歌道義。以及綠衣匏有苦葉。椒聊之屬。或所言
在此。所志在彼。或景響什九。形聲什一。皆所謂比而非興。

矣。左氏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爲比。則是興之隱者。尙可爲比。

孔疏反謂興之顯者爲比比之隱者爲興可謂倒其詞矣

况全篇有譬無

賦而不謂之比乎。鄭譜言周公居東都。思公劉大王居幽之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敘已志。太師述其志。知其主意于幽公之事故。爲幽風。則是七月鴟鴞二詩。周公皆以自比。而可謂鴟鴞爲興乎。太史公言鄒陽之詞。比物連類。正以上梁王書旁徵曲喻。無徑直之情。同騷人之比。故王逸敘離騷經云。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虹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

人張衡四愁詩序云。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思以道術相貽于時君。而懼不得通。是比體創于詩。而大闢于騷人。若易其詞曰。以美人與君子。以珍寶與仁義。以水深雪雰與小人。同乎不同乎。荀卿蠶賦。非賦蠶也。雲賦。非賦雲也。是爲不言之言。罕譬之譬。若與甫賦雲蠶。旋陳道德者。同科可乎。不可乎。變雅變風。作于東西周之際。先王遺澤。未如戰國嬴秦之盡斬。故猶賦多于興。興多于比。世瘡亂。情瘡鬱。則詞瘡幽。于是微詞之對。隱語之諫。與騷賦之比。始並盛于時。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可謂兼之。又曰其文約。其

詞微其稱名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豈非以離
騷皆寓怨誹于好色之中比多于興興多于賦乎秦之亡
也而詩騷不作焉并比興而亡之也是故主文而譎諫言
無罪而聞足戒則比優于興興優于賦孔子曰諫有五諷
諫順諫窺諫指諫迫諫吾其從諷諫乎比興之謂也若之
何闕其一使後之孤臣孽子逐婦有不能自將其情者何
由而託之乎是故芣苢羔羊毛不言興而韓以爲興伐木
毛以爲興而韓以爲賦漢廣雞鳴靜女毛不謂比而韓以
爲比則知比興之義二家不盡同毛矣毛於螽斯殷其雷
小星燕燕日月鶉之奔奔蝮蝮揚之水東門之墠碩鼠破

斧伐柯魚麗無將大車諸傳皆明言其取義而無興字則知傳本有興字而脫之亦必有傳不言興而後增之者矣蓋大雅三頌皆純賦體其涉興者惟棫樸卷阿振鷺三頌故周禮及大序皆以賦比興列于風詩之下而比賦判然不倫惟興界乎二者之間故毛惟區別興體明此外之皆比賦不待言也自鴟鴞鶴鳴蒹葭諸篇皆有興字于是六義亡其一劉勰文士遂以字句形容者當之豈知詩美有斐之君子既圭璧金錫皆言如敘憂心之貞女既石席澣衣皆言匪文皆直賦義匪更端特屬詞之末節豈六詩之大體乎有毛本非興而箋強鑿爲興如河廣衡門鳧鷖之

屬則當別鄭于毛者也。

疏多以鄭義爲毛義

有毛以爲興而鄭以爲

賦如東門之墀箋爲男女之詞。伐木丁丁箋以文王爲義。此當舍毛從鄭者也。至若毛興如此鄭興如彼。或毛鄭取興皆闕而有待于後人。如相鼠之師拱而制禮。蓼莪之蒿根抱母。九罭之鴻北向則不南。興公歸之不復。則義類孔多。仁智隨見。舉隅而引申。觸類而長悟。以爲後之君子。亦將有樂于斯。

四始義例篇一

周禮太師以六詩教國子。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而六義興焉。故季札觀樂已分風雅頌之名。其體宏用博矣。而漢儒以四始之說。媿之魯詩一說。韓詩一說。毛詩一說。齊詩一說。後人無一能析之者。請先以魯詩之義明之。司馬遷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烏乎何書不有發端。體例奚關大義。蓋嘗深求其故而知皆三篇連奏。皆上下通用之詩。皆周公述文王之德。皆夫子所特定義至深道至大也。曷言皆三篇連奏也。古樂章皆一詩爲一終而奏必

三終從無專篇獨用之例。故儀禮歌關雎則必連葛覃卷耳而歌之。左傳國語歌鹿鳴之三則固兼四牡皇皇者華而舉之。歌文王之三則固兼大明緜而舉之。禮記言升歌清廟必言下管象舞則亦連維天之命維清而舉之。他若金奏肆夏之三。工歌蓼蕭之三。鵲巢之三。笙奏南陔之三。由庚之三。此樂章之通例。而四始則又夫子反魯正樂正雅頌特取周公述文德者各三篇。冠于四部之首。固全詩之表領。禮樂之綱紀焉。故史遷不但言關雎爲風始而必曰關雎之亂者。正以鄉樂之亂必合樂關雎之三。故特取夫子師摯之言以明三終之義。猶國語但言文王兩君相

見之樂而不及大明。繇後人不察而陋之過矣。曷言皆周
公述文王之德也。周南非有天下之事。義固皆係乎文王。
國風不應有王朝公卿之作。但作自風人。采自周公分陝
之時。定于周公作樂之日。故世說亦以關雎爲周公詩。兩
時魯韓尚存而葛覃卷耳。從可知也。鹿鳴之三。鄭譜以爲
當有所本

文王詩而四牡毛傳亦言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乎紂。
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孔疏謂毛傳舉中
以明上下。則鹿鳴皇皇者華。從可知也。大雅文王篇之爲
周公作。見于呂覽及漢書翼奉傳之所引。世說荀慈明之
所論。而季札觀樂直以大雅歸于文王之德。韋昭謂文王

大明縣爲兩君相見之樂者。周公欲昭先王之德于天下。非皆明證乎。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見于王褒劉向之言。與夫尙書大傳之述象舞之爲文王。見于季札所歎。維清之卽象舞。則有小序明文。而詩譜疏言文王之德。莫重于清廟。故爲頌首次。以維天之命者。言文王德與天同。溢周公收其道以制法。告太平于廟。盛之次也。是則升歌管象之詩。尙有疑義乎。至其施于禮樂而上下通用也。則以其聲中其德盛。其意要眇而閎深。故關雎之三本。后妃房中之歌。而鄉樂之亂。必及之。鹿鳴之三本。燕勞臣下之樂。而鄉飲酒禮及大學釋菜。亦歌之。則政自閎。

門行乎朝廷而達乎鄉黨邦國矣。文王之三皆言王天下之事而兩君相見亦用之。清廟之三乃宗祀配帝之樂而記言升歌清廟下管象者一見于祭統之言大嘗禘再見于文王世子之言養老三見于仲尼燕居之大饗兩君相見四見于明堂位之祀周公廟則政又本乎君親可洽乎上下通乎幽明矣。故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史記曰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達太王王季文王之思慮。然又以文王者非獨吾子孫之師亦天下百世所宜師也。人知文王之聖不知其所以聖。知父莫若子故繼志述事制禮樂播天下。若曰

吾文考之化乎閨門。如是其親賢體下如是。又精揭其配天無二之德。雅之頌之。以告百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我周之所以王。蓋非偶然也。若曰。我文考之德。豈易言語形容。而其可知者。固有如斯爾。厥後嗣王怠政。則大臣詠關雎以風上。不好賢。則大夫絃鹿鳴以諫。其絃歌也。亦必連三篇賦之。故晁說之謂三家詩以關雎之三鹿鳴之三皆康王刺詩若曰。曷不聰聽爾祖文考之彝訓云爾。故四始者。周公達孝之極。思仁至義盡之作也。不然者。周人尊后稷以配天。追王太王王季。幽風當先于周南。思文之頌當先于清廟。大雅當首生民。次公勳次。縣次思齊。曷爲皆以文王之詩冠之哉。故知六義本

于周官而四始則定于夫子。如匡衡習齊詩而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張超習魯詩而其賦云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孔氏大之列冠篇首。而韓詩外傳且有子夏問關雎何以爲風始之言。聖志特創三家同詞。又國語稱正考父校商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爲首。可見造端託始。多定于編詩之人。故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凡贊易刪書修春秋正禮樂。罔不奉以周旋。而詩則始之以四始。終之以幽王魯頌。蓋欲法文王而不可得。則于周公制作中求之。欲行周公之道于東周而不可得。則寓之空文。以垂來世云爾。詩亡然後春秋作文。似元年武

似春王公似正月聖之與聖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也

呂氏春秋周公作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世說荀慈明日公旦文王之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親親之義也漢書翼奉傳曰周公作詩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王褒四子講德論曰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劉向傳曰周文開基西郊雖選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銷分爭之頌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云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尙書大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先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曰示之以力役猶至况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合和四海而致諸侯以奉祭祀太廟之中莫不磬折玉音金聲柔色然後周公與升歌清廟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侃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如復見文武之身焉文王世子明堂位皆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毛詩序曰維清奏象舞也左傳季札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杜預注曰文王樂也

四始義例篇二

魏源曰。吾言三家詩之四始也。姑先言關雎之三鹿鳴之

三。文王之三。清廟之三。以起其信。究而極之。則必言關雎

之什。鹿鳴之什。文王之什。清廟之什。而始備其義。小雅都人士之

什十有四篇。大雅蕩之什。周頌閔予小子之什。皆十有一篇。不盡以十篇爲什也。何以言之。服虔

解左氏用韓詩者也。以都人士無首章知之。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

大雅詩譜疏引其解曰。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脩小

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自文王以下至

于鳧鷖。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是爲正大雅。夫正大雅。鳧

鷖以下。尙有篤公劉。行葦。洞酌。卷阿。三家詩假樂爲美。宣王行葦在公劉後。詳

大雅篇次發微

皆召康公戒成王之詩。而韓詩論正大雅尙不數之。豈非專以周公述文武者爲正雅乎。且鄭譜惟以大小雅首什爲文武詩。以南有嘉魚十六篇生民下八篇爲周公成王詩。則前此不必周公所作。後此則又于文武無與。韓詩皆不然。豈非二雅正始。皆周公述文武之德。而無成王詩。并無前人後人所作之詩乎。因是以推二南之例。則儀禮合樂。周南關雎之三。召南鵲巢之三。爲詩六終。而止。曰合樂三終者。孔疏謂堂上工歌關雎。則堂下笙獻鵲巢和之。工歌葛覃。則笙獻采蘋和之。工歌卷耳。則笙獻采蘋和之。故云合樂三終。

賈疏意同。若朱子儀禮通解從賈疏而以二南各三終爲說。則是六終而

非三終矣又解合樂亦未是

豈非二南雖同鄉樂而奏有堂上堂下之

分正以召南不言文王后妃身事故亦僅爲周南之應而不爲風始與大雅召公一例乎是知韓詩以周南十一篇爲風之正始小雅鹿鳴十六篇大雅文王十四篇爲二雅之正始周頌當亦以周公述文武諸樂章爲頌之正始其魯詩論四始但舉首篇者猶毛詩周南關雎詁訓傳舉首篇以統全國之風毛詩稱邶柏舟詁訓傳邶柏舟詁訓傳衛淇奧詁訓傳王黍離詁訓傳鄭緇衣詁訓傳皆同此例又稱文王之什生民之什亦同此例非但以三篇爲始但觀子首三篇而知以下周公文王之詩皆同正始之例韓義卽魯義也

然則以下皆變詩乎曰以下諸詩謂之非始則可謂之非
 正則不可觀于召南召雅皆為正始之附庸則知風之淇
 奧緇衣雅之宣王諸詩亦可為正始之餘響觀于幽風變
 而不失其正則知楚茨大田諸幽雅亦可為正始之附庸
 而凡成康昭穆東都朝會諸樂章亦可為正始之餘響詳變
 雅幽雅篇以始為義不以正為義豈如毛詩正變之例固而難
 通乎周頌篇次雖不可知然既以周公文王之詩為始則
 知必有非周公之詩居後而幽頌三篇閔子小子四篇以
 及不顯成康自彼成康之詩亦皆清廟之餘響樂章之附
 庸矣若如毛詩以全頌皆周公所作更無他人之詩則豈

止有三始而周頌則無始耶。班固何以言康沒而頌聲始寢。揚雄何以言康王時頌夸作于下耶。

或曰。毛詩大序。風者。風也。雅者。正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陳啟源謂風雅頌四者卽是始。非更有爲風雅頌之始者。果如其說。則上濫六義。下違始名。序又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鄭謂王道興衰之所始。孔謂正其初始之大道。皆望文爲義。果何說乎。曰。毛詩四始之說。卽其正始之說。正始之說。卽其正變之說。箋疏皆闕。惟成伯璵唐人著毛詩指說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之正始。鹿

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頌之正始。其說亦與魯韓相比附。然惟不以文王周公爲義。而以正變爲義。故于大雅正始。則濫以召公成王之詩。而正雅以後。則烝民崧高。亦與板蕩俱變矣。鄭譜又分小雅南有嘉魚。大雅生民以下。爲周公成王詩。而以上則爲文武詩。與周公無與。于是常棣則謂隱其事。託諸文王。采芣出車。則系之殷紂矣。魚麗嘉魚。南山有臺。本閒歌三終。而裂其一。上屬文武。其二下屬成王。遂乖樂章連用之例矣。大雅假樂。旣醉。鳧鷖。與文武無與。遂同諛頌禱祝之詞。無繼志述事之義矣。又以召南及周頌皆全列正始。于

是同一太姒。在周南爲后妃。在召南爲夫人。平王齊侯之稱。成王成康之頌。皆以訓詁易諡號矣。果如其說。何不謂之四正。而謂之四始乎。魯詩曷不曰二南爲風始。而獨曰關雎爲風始乎。曷不曰周頌爲頌始。而曰清廟爲頌始乎。且正變之例。如以其世。則二南豈不當殷之末季。爲商紂之國風。何以爲正。如以其詩。則淇奧美武公之德。何讓于何彼穠矣之美王姬。幽風七月述公劉。太王旣列樂章。何亞于二南房中之樂。而獨爲變。蓋毛詩旣以正者皆謂之始。則以後卽有不變者。亦不得不謂之變。可以爲四正。不可以爲四始。四始之說。似嚴而實大。四正之說。似寬而適。

隘也

四始義例篇三

問曰。北宋惟韓詩尙存。見于御覽集韻所引。及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所載。至齊魯則亡久矣。而晁說之詩說謂三家詩以關雎之三鵲巢之三鹿鳴之三皆刺康王詩。其說安出。曰。二南及小雅皆當殷之末季。文王與紂之時。謂誼兼諷刺則可。謂刺康王則不可。並誣三家以正風雅爲康王時詩。尤大不可。蓋吟詠性情以諷其上者。詩人之本誼也。以文王時諷諭王室之詩。施之後王者。國史之旁誼。非詩人之本誼也。考關雎之爲刺時。魯詩則見于史記漢書。劉向楊雄張超之著述。韓詩則見于後漢書明帝之詔。

楊賜之傳。馮衍之賦。鹿鳴之爲刺詩。則亦見于史記。王符潛夫論。蔡邕琴操之稱引。其閒有本義。有旁義。在善學者。分別觀之。晁氏但見韓詩有關雎刺時也之序。又見他書。徵引三家有畢公賦關雎以刺康王之說。因意刺時者卽刺康王。且并意鹿鳴之諷刺者。亦爲刺康王。皆道聽之說。非親見三家之本也。考齊詩匡衡之疏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魯詩則史記外戚傳序曰。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

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惟昏因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韓詩外傳。夫子荅子夏之問曰。關雎詩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托命也。子其勉之。思服之。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是矣。三家詩發明。關雎正始之義。爲何如。而徒以晏朝之刺蔽之乎。學記大學始教。皮弁釋菜。宵雅肄三。鄭康成曰。宵之言小也。肄。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詩。又燕禮注曰。鹿鳴者。君與羣臣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德之樂歌也。歌四牡。采其勤。

勞王事。忠孝之至。以勞賓也。歌皇皇者華。采其自以不及。欲咨謀賢。知自光明也。鄭注禮皆用魯韓詩。而其說如此。孰謂鹿鳴之三。爲周衰刺詩乎。蓋三家詩序不止一句。如詩考引韓詩云。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引者或取上或取下。則其義不全。而或異于毛矣。又如侯芭云。衛武公刺王室以自戒。行年九十猶使日誦是詩而不離其側。亦兼二義。使但引刺王室句。則謂韓義同于毛矣。故知三家旣以關雎鹿鳴與文王清廟同爲正始。必非衰周之詩。韓序祇云關雎刺時也。未嘗言刺康王。則是思賢妃以佐君子。卽爲諷時之義。但在文王國中爲正風。正雅者在。

商紂國中視之則爲變風變雅。此關雎鹿鳴刺時之本誼也。在盛世歌之爲正風正雅者。在衰世歌之卽爲變風變雅。此畢公刺康王之旁義也。左氏外傳明引兄弟閔牆二語爲周文公之詩。而內傳富辰則又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而作常棣。杜預謂周公作詩。召公歌之。鄭志謂賦詩或造篇。或述古。魯韓詩明言正考甫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而又以那樂作于宋襄公之世。因序云美襄公。服虔言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侍衛之臣。戎車四牡田獵之事。其孫襄公追錄其先世詩。而毛序因謂美襄公。蓋古者旣以詩被樂章。後王有忘祖荒政者。則國史

授之矇瞍。奏以諷諫。其有因此感悟。如姜后脫簪。宣王勤政。以致中興者。則事雖述古。功同創作。故國史附之詩序。述爲盛事。以歸功于樂章之用。詩教之神。是以薛君章句。明云。康王晚朝。內人誦關雎詩以刺王。不云作以刺王。至張超初學記引。則明云。周德將衰。康王晏起。畢公穆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倍。但願周公妃以窈窕。防微杜漸。諷喻君父。此陳古風今之明證。蔡邕琴操則明云。鹿鳴者。周大臣見王道衰。不能養賢。故彈琴以諷諫。歌以感之。又陳古風今之明證。不但此也。文選注引韓詩曰。伐木廢則朋友之道缺。毛詩六月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

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齊魯韓毛同軌合轍。後人不見三家全經。徒據他書所引旁義以爲本義。且并旁義失之。亦將據六月之序。謂毛詩以正小雅皆刺時。在宣王北伐之後。耶。呂祖謙馬端臨遂謂三家詩駁襍不經。然則左氏亦未見常棣古序耶。由斯以推。則陳鳴樂書引古琴曲云。鵲巢者邵國男悅貞女而作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者邵國女作也。古者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嘉會。邵國之大夫。久于行役。故作是詩。大周正樂曰。騶虞操者邵國女作也。古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踰時。不失

嘉會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及野道衰微禮義廢弛萬民騷動百姓愁苦男怨于外女怨于內迫性情外迫禮儀歎傷所悅而不逢時潜夫論班祿篇云背宗族而采蘩怨琳

于是援琴而歌

曰當作采蘋取宗室屬鹽鐵論備胡篇云好事之臣求責

下語耳采蘩不言宗族

匈奴使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免置所刺小人非干

城腹心也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旣寢伐木有烏

鳴之刺其爲賦古諷時歟抑或借周諷商歟非皆關雎刺

時之例歟不然齊詩越草蟲而取采蘋與儀禮樂章合豈

有以鵲巢采蘩爲純刺詩者耶韓魯詩以騶虞爲歎仁人

樂官備何嘗以騶虞爲刺詩耶齊詩小雅四始篇弟與樂

章合足正毛詩采薇出車之失韓詩服虔說以鹿鳴至菁

莪十六篇皆文武詩。爲小雅之正始。又以夫柎爲周公燕兄弟。與左氏毛序合。又曰。伐木廢則朋友之道缺。文選注與

六月毛序合。豈反以鹿鳴伐木爲刺詩耶。周本紀懿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烏有康王時刺詩已作耶。後儒以關雎鹿鳴刺時。病三家者。不知三家詩序之義。抑豈知毛詩大序之義耶。

曰。詩疏及漢書注。翼奉郎韻二傳引齊詩四始五際之說。出于詩

緯。汎歷樞。固非四始本義。然其說亦可得聞乎。曰。漢時古樂未湮。故習詩者多通樂。此蓋以詩配律。三篇一始。亦樂章之古法。特又以律配歷。分屬十二支而四之。以爲四始。

與三期之說相次。如大明在亥爲水始，則知文王爲亥。孟
縣爲亥季，四牡在寅爲木始，則知鹿鳴爲寅。孟皇皇者華
爲寅季，嘉魚在巳爲火始，則知魚麗爲巳。孟南山有臺爲
巳季，鴻雁在申爲金始，則知吉日爲申。孟庭燎爲申季，其
舉中以統孟季者，猶關雎之以首篇統次三也。具詳小雅
篇次發微。然齊詩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則豈不
知正始本義，而以緯說爲四始哉。

四始義例篇四

嗚呼。關雎鹿鳴之作。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關雎刺時。所刺何時。豈非思賢妃之淑德。正以傷牝雞之司晨耶。故慎固幽深。摯而有別。傾城巧笑之反也。求之不得。寤寐反側。車輦令德之思也。鐘鼓琴瑟。傷斷棄先祖之正聲。變亂新聲。怡說婦人也。靡靡之樂。作于北。而鼓鐘之化。行于南。其時汝墳詩人。懷父母之孔邇。則傷王室之如燬。關雎詩人。歎窈窕之好逑。則念傾宮而反側。是故其詞危。危者使平。哀而不傷也。易者使傾。樂而不淫也。其刺時歟。其思后妃之德歟。詩人不言而夫子知之。

曰爲是詩者其有憂患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鄭注論語時用韓詩。其釋哀而不傷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滅傷其愛。正與車舉同旨。不然。樛木螽斯。麟趾鵲巢。彼專美文王后妃者。夫何哀也。夫何傷不傷也。夫何求之不得。憂勞反側也。文王求之歟。詩人求之歟。文王之憂哀歟。詩人之憂哀歟。宜百世之泯泯芴芴也。七十子傳其微言。故其序詩則止曰后妃之德。而不言美后妃之德焉。止曰刺時。而不言刺何時焉。周公播諸禮樂。以風化臣庶。覺悟後嗣。于是珮玉晏鳴則歌之。衽席有缺則歌之。苟非詩人有忠愛諷諭之情。烏能歌之而感悟而流連乎。周以一妃與殷。

以一妃亡美戒勸懲莫燦于斯故韓詩序則曰關雎刺時

也毛詩序則曰風風也

風諷古今字此以諷釋風也

所以風天下而正

夫婦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毛詩關雎大序亦以爲諷時
也諷與刺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毛詩傳曰后妃慎固幽深
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
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
齊詩則曰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
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關雎樂得淑女以配
君子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

廟主韓詩杜欽曰。后妃之制。天壽存亡之本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薛君章句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是齊魯韓皆以關雎爲思賢妃之德。與毛序后妃之德。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彼昏日富。婦言是聽之。八九候鄂侯不能爭。比干箕子不能悟。計無復之。而望及于窈窕。好迷琴瑟之默助。其意彌曲。其詞彌惻。其告彌忠。長言之不足。故詠歎之矣。彼言刺晏朝者。得其流而未溯。

其源言文王德化者見其表而未見其裏鹿鳴之諷求賢
卷耳四牡之諷體臣亦然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不知臣下
之勞而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或棲遲
偃仰或王事鞅掌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言文情哀豈
其徒訴于文王哉其忠告于紂者至矣故曰國風好色而
不淫于關雎之三見之小雅怨誹而不亂于鹿鳴之三見
之不然何不曰變雅怨誹乎卷耳之志猶四牡之志兔置
小星之志猶卷耳之志汝墳殷其雷標梅之志猶兔置之
志元黃墮虺行役况瘁而湛樂飲酒者不知也淮南子傲
真訓云今
繪繳機而在上綱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
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

也是三賢人退處山林網禽獸食之而私人百僚者不知

家說也文選薦譙彥表注云殷紂時賢人退于山林網禽獸而

也食之故兔置之詩作鹽鐵論云此兔置所刺小人非干

城腹使臣宵征于野戴星抱帳而燕燕居息者不知也選

心也魏文帝漢詩注曰嘽彼小星喻小人在朝也白帖引肅肅宵征入奉使類男女怨曠失時標梅

華落而瑤臺長夜者不知也同官媒氏疏引張融說標有

習治思治故嘉文王能使男女驅車而布四方之號令采

得及其時亦韓詩說刺紂世

蘇以念行役之逾歲伐枚以治汝水之隄防而息偃在牀

者不知也薛君章句列女傳說汝墳皆迫于紂是以四牡

毛傳云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周公作樂以歌

文王之道爲後世法吾想殷紂之時政教煩急師役數興

諸侯怨叛。文王勞來。旋定安輯。自西自東。自南自北。奔走
匍匐救之。其時爲之臣民者。如燬沸其前。父母厲其後。一
以爲湯火。一以爲化日。怨而不敢怒。懷而不忍叛。何不幸
而生于其時哉。又何幸而生于其時哉。說詩者尙以二南
不當爲諷刺。幾同盛唐應制之什。曾亦思文王之時何時
也。柔順艱貞。以蒙大難。陰行善事。朝不保夕。形諸詩者。喜
懼集于一時。悲感乘于一志。在周國爲正風者。在商世爲
變風。誦詩而不尙論其世。不知文王救民恤下之苦心。曷
由知其服事之苦心哉。麟趾序云。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
麟趾之時。騶虞古操。言召國大夫久于行役。男女怨曠。則

知壞宮室以爲汙池。廢田以爲園囿。沛澤多而禽獸至。方
淫刑炮烙。草芥其民。曾文王國中鳥獸之不若矣。文王曰
咨。咨女殷商。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斯誼也。惟序關雎刺
時者知之。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斯
誼也。亦惟序關雎刺時者知之。二南末章皆以吁嗟之詞
終之。言有文焉。聲有哀焉。漢儒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二南
二十餘篇。亦可以當殷紂時諫書矣。太史公讀春秋歷譜
牒廢書而歎曰。師摯見之矣。紂爲象著而箕子唏。周道缺。
周當作商。蒙上文師摯紂箕子而言之。詩人本之衽席。關
此後人妄改史記也。或作王道亦可。雎作仁義。凌遲鹿鳴刺焉。西漢今古文說皆謂師摯以商

紂樂官而歸周。韓詩外傳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言殷紂

之餘民也。故師摯作樂之始，甫聞關雎之亂，蓋以關雎樂

章作于師摯，洋洋盈耳之日，正靡靡蕩音之時。古今人表亦以太師

擊當殷紂時與夷齊商容箕子同列，蓋今文家說。大雅首文王而往復于殷命之

靡常，周頌首清廟而肇禋于多士之駿奔，四始皆致意于

殷周之際，豈獨關雎鹿鳴而已乎？故曰詩三百篇皆仁聖

賢人發憤之所爲作也。摯而有別，卽樂而不淫，寤寐反側

卽哀而不傷。近儒說論語者，見序箋所說哀樂之義，齟齬

難通，遂謂必兼關雎之三而言之。關雎葛覃樂而不淫，卷

耳哀而不傷。劉氏台拱說夫反側憂勞，豈得謂專樂無哀？旣哀

言一命
三
矣可不細其所哀何事乎文王化行二南之日太姒歸周
已數十年而猶求之不得寤寐綢繆何爲乎若謂后妃求
賢則以文王之聖又得太姒之助卽未更得賢嬪豈遂反
側堪哀且哀而恐至于傷乎岐周國盡于渭地不至河而
云在河之洲明爲陝以東之風非周國所采况謂作于宮
人女史其可通乎關雎房中之樂后夫人侍御于君女史
歌之以節義序豈惟有頌美無諷諭乎毛序但云后妃之
德不云美后妃之德而後人強以求之爲美之乎故誦其
詞則曰求賢妃也而所以求之若斯其迫得之若斯其難
則必有所爲言之也女史歌之以節義序矇叟奏之以爲

常樂鄉黨邦國用之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則諷時者其本
誼也若曰夫婦之始人倫之本也自天子以至庶人身之
修不修家之齊不齊國之治不治未有要于斯者是以君
子重之慎之難之也造端夫婦而察乎天地吾于關雎諷
時見之矣

毛詩大序義

毛詩大序與三家詩如出一口自來無有得其本旨者故注而申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

也

風天下之風劉熾崔靈恩皆從徐讀爲諷是也陸德明從沈重讀如字非是廣韻集韻皆風諷連文

同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

之教以化之

下二風讀諷字釋文于或出入風議其風肆好皆讀諷音小序于衛之氓云序

其事以風焉。王之君子于役云。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鄭之羔裘言古君子以風其朝焉。齊之盧令。故陳古以風焉。皆先言刺而申之。以風是風。卽諷之明訓也。揚雄論賦。勸百而風一。則是此序言諷以動之。匡其情之過也。教以化之。歸于情之正也。古者風氣之風。與諷勸之諷。皆同一字。而國風以諷爲誼。雅以正爲誼。後人不知諷諫爲風之誼。而大序卽不可讀矣。說苑引孔子曰。諫有五。吾其從風諫乎。漢書韋孟作詩。風諫文。選取之作諷諫詩。凡史記漢書風論風告風止風曉風勸之文。指不勝屈。顏師古皆讀如諷。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嗟歎卽誼也。永讀爲詠。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謂絲竹之聲。依人之歌詠爲節。詠之爲永。猶諷之爲風。皆古字。今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

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

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以上通論

詩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古無四聲之分諷刺與風化字皆同一讀猶好惡字

美惡字離騷皆讀去聲也主文譎諫三句正釋諷義也此專指正風而言故有上以風化下之語晉語范

文子曰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之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風聽臆言于市辯妖祥于

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出其言治世之風諫教戒與大序相表裏自鄭箋不

知詩誼疑正風不當有諷刺因于大序箋以化刺為譬喻以主文為宮商以諫為歌詠以譎為依違與大

序全相背謬正猶破哀窈窕爲衷窈窕皆由執二南
文王之化止應有美不應有刺不知毛序于二南其
言美者惟召南何彼穠矣一篇餘皆無美字蓋二南
當殷之末世文王與紂之時皆言在此而意在彼關
雖本思賢妃之詩與車牽同旨故韓序曰刺時也毛
序曰所以諷天下而正夫婦也諷與刺有以異乎韓
序但言刺時不言刺何時與齊詩匡衡毛詩小序正
同一義豈得因後人康王晏朝之旁義而并誣其本
誼乎推之葛覃之勤儉以佐君子卷耳憂臣下之勤
勞皆與牝雞司晨爲反對標梅之怨曠逾時汝墳之
王室如燬尤其深切著明者也正風如此正雅可知
鹿鳴四牡皇華卽卷耳體臣恤下之思是用作歌將
母來諗彼馬瘠僕痛而上不知恤者獨何心乎是則
主文諷諫無罪足戒未有如正風正小雅之切者也
及其後世畢公刺朝而詠關雎大夫彈絃以諷鹿鳴
以及鵲巢采芣芣且騶虞伐木皆可借爲諷刺之什
雖在南雅入樂以後亦因原詩本有諷諭之旨故推
廣其用猶召穆公作常棣不得謂與周公常棣之情
不同也故知毛詩大序諷教之旨與三家詩序刺時
之誼若合符節此誼不明不但三家詩不可通卽大

序先不能讀而關雎諸篇。郢書聚訟更無論矣。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

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此段始言變風變雅。則上文之專言

正風。昭然無疑。其前不言正雅者。以諷諭之誼。正風更多于正雅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

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性情。以風其上。達

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

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此段復言言變風諷

時之誼與正風之主文。譎諫異曲而同情也。國語曰。公卿至于列士。獻詩。警獻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世繫。卽誦訓之掌道方志。亦卽瞽矇之諷誦詩。奠世繫也。擇詩之切勸戒者。授之矇矇。皆小史之職。是以一國之事。舊俗。謂正風。正雅。忠愛諷諫之俗也。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

雅形四方之風謂四方之所諷陳也雅者正也言王

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謂

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王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

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

之道王化之基毛詩四始之說最不可解陳啟源謂

頌之始者如其言曷不謂之四體而乃謂之四始乎

至鄭箋謂王道興衰之所始孔謂正其初始之大道

皆望文爲義竊謂毛詩四始之說卽其正始之說正

始之說卽其正變之說箋疏皆缺惟成伯璵毛詩指

說曰詩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

風之正始鹿鳴至菁莪小雅之正始文王至卷阿大

雅之正始清廟至般頌之正始蓋毛詩以正風正雅周頌作于周召者爲正始而自此以下皆謂之變雅與魯韓專取文王周公詩爲四始者小殊而大指不遠乃自箋疏以來從未有表而出之者何怪大序一篇人人習而不察乎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

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

之義也

朱子分王化之基以上爲大序此段專說關雎者爲小序小序多衛敬仲增益非大序之比

比關雎毛傳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云云蓋釋論語樂而不淫之語而于哀而不傷則未之及此小序乃易樂爲憂又益以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鄭箋知其不可通破哀爲衷彌以乖隔蓋衛宏所附益也然此序但云關雎樂得淑女則是謂關雎詩人之意仍以淑女指后妃自孔疏述爲后妃樂得淑女遂以淑女指嬪妾而詩誼愈晦毛誼愈誣矣陳氏啟源一生自命述毛于此尙殉孔疏何人

詩古微上編之二